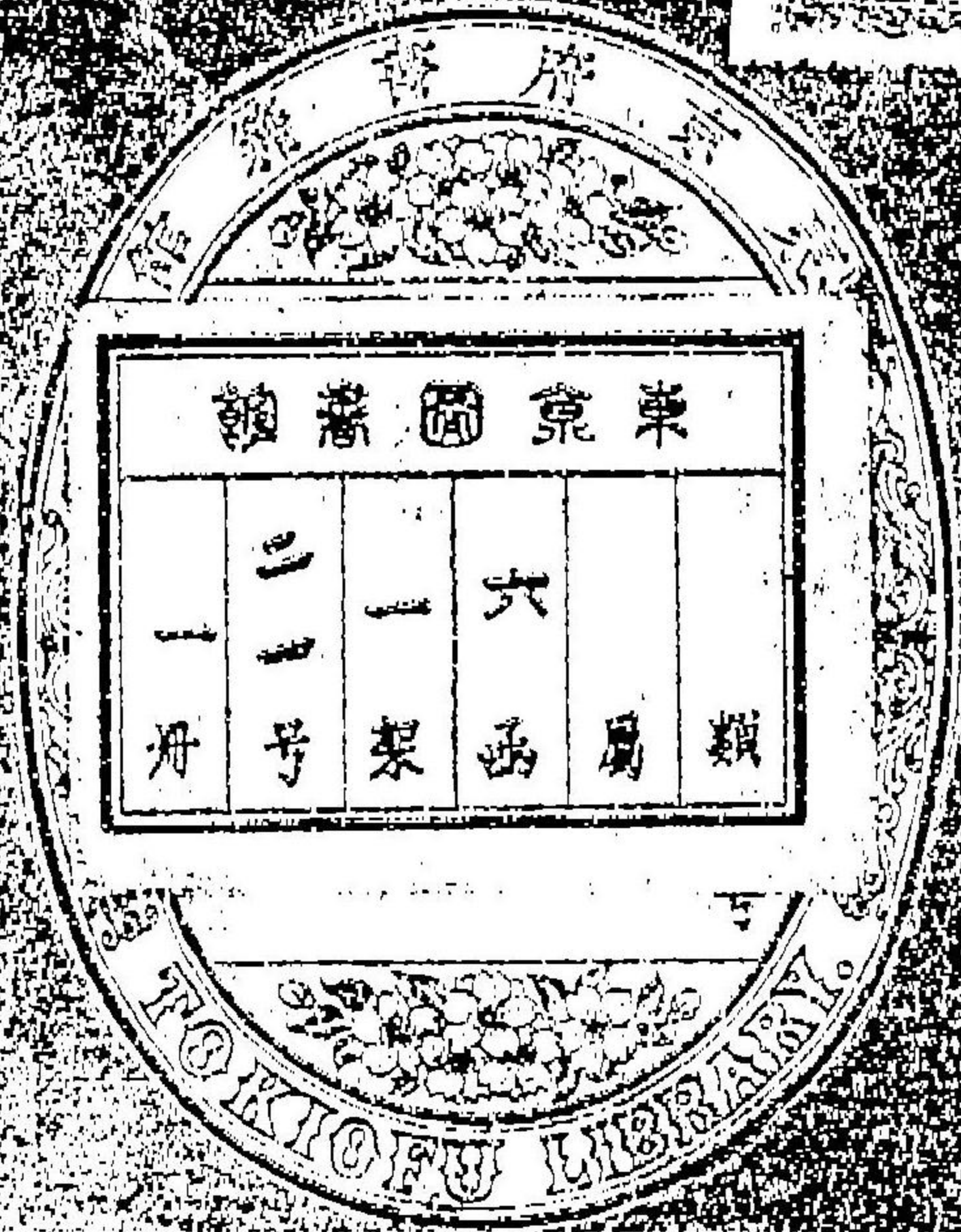


6
21



三病考 今邨亮著 全

明治十一年開鑄

今村亮著

三病考

敬業館藏版

三病名義考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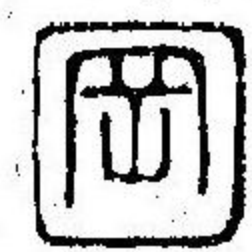
維新已後西洋醫術盛行而了菴今村宗伯淺田二氏專修漢方起廢療痼門常成市蓋醫術究其妙則皆可以濟生無所擇於漢洋也世之非彼而是此者皆一隅之見耳今村君著三病名義考記中風傷寒帛列刺治方得於實驗者以行世人或曰

三病名義考序

維新已後。西洋醫術盛行。而了菴令村宗伯淺田二氏。專修漢方。起廢療痼。門常成市。蓋醫術究其妙。則皆可以濟生。無所擇於漢洋也。世之非彼而是此者。皆一隅之見耳。今村君著三病名義考。記中風傷寒。帛列刺治方。得於實驗者。以行。或曰。

君專門漢家。而帛列刺猶襲西洋病名者何也。余曰子何以其名之爲君治虎列刺。專祖漢方。用漢藥。未曾參洋說。余特怪漢自有治方。而世醫師洋說施洋藥。往往誤機會至死。此亦何異疏家雞而愛鄰鷺乎。既以是應問者。遂記爲序。

宮城縣 岡千仞撰



中風考

今村亮著

串戶 卯
石井德隆 合校

中風考

自古名義紛冗。而治法差謬。未有如中風者也。傷寒金匱之書。何人所編。從來未有定說。仲景自序云。爲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據之則原是一書。同成仲景手者必矣。夫同一中風也。於傷寒則以爲外邪之名。於雜病則以爲偏枯之義。一書中字面恐不當如此之不同。豈非大可疑者乎。愚竊謂傷寒論乃漢藝文志所載湯液經方。而皇甫謐所

君專門漢家。而帛列刺猶襲西洋病名者何也。余曰子何以其名之爲君治虎列刺。專祖漢方。用漢藥。未曾參洋說。余特怪漢自有治方。而世醫師洋說施洋藥。往往誤機會至死。此亦何異疏家雞而愛鄰鷺乎。既以是應問者。遂記為序。

宮城縣

岡千仞撰



中風考

今村亮著

中風考

串戶 卯
石井德隆 合校

自古名義紛冗。而治法差謬。未有如中風者也。傷寒金匱之書。何人所編。從來未有定說。仲景自序云。爲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據之則原是一書。同成仲景手者必矣。夫同一中風也。於傷寒則以爲外邪之名。於雜病則以爲偏枯之義。一書中字面恐不當如此之不同。豈非大可疑者乎。愚竊謂傷寒論乃漢藝文志所載湯液經方。而皇甫謐所

稱伊尹湯液論是也。故以中風為外感中之一証。未嘗指偏枯也。如雜病論成東漢之間。故指偏枯為中風。蓋係漢代稱呼耳。且二篇體裁判然不同。如傷寒論淵奧典雅。金匱則卑弱繁碎。然從前解者。紛紜膠轕。向方無準。未必不謬學者也。豈可置而不辨乎。風論云。風之傷人也。或為寒熱。或為熱中。或為寒中。或為癘風。或為偏枯。通評虛實論曰。消痺仆擊。偏枯痿厥。陰陽別論云。三陽三陰發病為偏枯。痿易。四肢不舉。熱病論云。痲之為病也。身無痛者。四肢不收。智亂不甚。其言微。知可治。甚則不能言。不可治也。荀子曰。禹跳湯偏。又曰。湯偏體枯。尹子曰。禹之勞。十年不窺其

家。手不生爪。脛不生毛。偏枯之病。步不相過。人曰。禹步。淮

南子曰。偏枯之藥。賈誼傳云。又類辟。且病痲。注服虔曰。病

痲師古曰。辟足病。非風病也。素靈及諸書。未嘗有中風字。其謂之中風

者。始見班氏叙傳。伯通道病中風。師古曰。中傷為風。所傷以待中光

祿大夫。養病。賞賜甚厚。數年未能起。後漢韓稜傳。葛興中

風病。不能聽政。後代興視事。出入二年。魏志注。引曹騰傳

曰。魏太祖陽敗。面喎口。叔父怪而問其故。太祖曰。率中惡

風。叔父以告嵩。嵩驚愕呼太祖。太祖口貌如故。嵩問曰。叔

父言。汝中風。已差乎。太祖曰。初不中風。如是類。牙指逆殊。

且後漢以來。史傳記錄所載。槩皆為偏痺偏風。癱瘓風癱。

心風等之義。及病源千金。其論一定。而後至于今日。咸呼
中風。而如其治方。素靈示其狀。金匱載其方。千金外臺辨
之。古今論說不同。方術隨世而異。然則後世於何適從哉。
劉河間則崇內經。以火為本。而未得其要。張子和則主
吐法。陷一偏。李東垣則執氣虛之說。專用溫補。藥方浮泛。
無所主矣。朱丹溪則建氣虛血虛濕痰之說。或出奇方以
取異。或用僻藥以惑衆。驚世盜名耳。王安道則斟酌三家
之說。調停去取。以開蹈襲之門。繆仲醇則左祖劉說。張介
賓雷同李論。各建門戶。弄文著書。要之不過于一偏之見。
不止無效。適足以貽害後世耳。何哉。未得其肯綮也。蓋是

病根於內部。與風無與也。沿襲已久。姑借名說証。其發有
三。因爲有因于先天者。有因于癥塊者。有因于精虛者。先
天者係于血脈。一門相染者是也。原癥塊者。腹裏生塊。經
隧澁滯是也。精虛者。出於膏梁豐腴。縱飲多慾。或熱中處
世。或劇勞勞神是也。又論其骨格。則此疴每發於項短頭
大面赤肥矮之人。若鶴頸瘦瘠之人。患者甚少。有壯而發
者。有老而發者。其毒附氣血之內。藏藏腑之中。不能逆察
焉。方其未發。精神爽然。動作無異。方其發也。卒然僵仆。昏
慣口禁。半身不遂。口眼喎斜。或痰涎壅盛。戴眼強直。鼻吸
短呼。昏睡如醉人。其脉洪大弦牢鼓指頭。蓋靜脉窒塞。而

朝宗動脈之所為乎。其變細變數者。瀕死之候。其危不回。踵鍼灸不知。藥餌不下。二三日。若四五日而斃。謂之急中風。其幸而醒者。半身枯癱。精神恍惚。舌強不語。口眼斜歪。語言蹇澁。手足癱瘓。謂之緩中風。又有類中風者。不治自愈。西醫所謂待良能。是譬如捉蚤捫蝨。直爪即死。然此放之。須臾乃甦。其健如初。由是觀之。則同病有輕重之分已。但其係精神者。心志昏昧。靈明不慧。不可笑而笑。不可悲而悲。其人若歎。古謂之痴風。又有不能言者。謂之瘖風。其涉筋絡者。偏癱不仁。機關失度。身體不能動作。手足不能屈伸。謂之風痺。又謂之風痺。設名雖異。其所由則一也。嘗

閱西書曰。人身中有物自頭腦起。網羅全體。其狀若絲瓜。而主智覺思慮。知寒熱。識痛痒。役耳目。使四肢。譯曰神經。如惡液闕之。機關失度。則身體不能動作。手足不能屈伸。發于左腦。則左身不遂。起于右腦。則右身不遂。海論云。髓海不足。則腦轉耳鳴。脛痠眩冒。目無所見。懈怠安卧。口問篇云。上氣不足。腦為之不滿。耳為之苦鳴。頭為之苦傾。目為之眩。是即非藏精神處乎。神經即精神也。病係精神失功用。必有為。西人又以腦血之在胞膜。分內外起。因雖其說似精微。竟不免摸索。譬猶剖死馬而辨駮駑。不死則不能知其果為驥足也。而其發重者。無由投藥。宜吹藥於

鼻中使之嚏。或宜用蕪覺薰法。其人幸醒。宜慶對忘之劑。其極重者。雖醒亦不受藥而死。幸救得。猶難全復。香川氏所謂磁甕生蠶是也。如吐法。嚏劑。放血。灸炳。俱奏一時之功能。開精神之閉塞。頓運機關之澁滯。他香竄鎮墜之藥。可從宜取功矣。古來所用。如大小續命。治外感則可用之。於內傷則不可。其他三生飲之於痰氣上壅。順氣湯之於六淫。調氣竹瀝湯之於四肢不收。要是治標之方。吾不知用此法者。果出何意哉。譬之樹木。本根壞而枝葉先枯。生氣既絕。無可培養。急中風是也。雖斧斤伐葉。根本仍存。未必立朽。萌芽或生。緩中風是也。而其中亦有閉脫之候。苟審

來因。而後施方藥。或攻或補。或吐或刺。隨其証候。以施方畧。則其庶幾乎。

傷寒考

今村亮著

傷寒考

串戶 卯
石井德隆 合校

按傷寒時疫感冒三者大同小異。槩言之則並熱病也。蓋古者似總曰寒疾。周禮所謂秋時瘡寒疾是也。如孟子所謂寒疾則不過感冒也。公羊傳大災為疫。時疫是也。漢骨單曰疫。其不必差別。可以見焉。傷寒之名出于內經。難經而傷寒論。太陽病頭項強痛惡寒者。即今俗所謂風邪。亦不過感冒也。但傷寒時疫。所感自異。故肘后方曰。傷寒時

疫溫疫。三名一種。然其原少異。又小品方言。傷寒者雅辭。天行溫疫野語。其實異之。素問曰。熱病者。傷寒之類。夫言類則其異可知也。熱病論雖立六經論之。專主熱已。傷寒論則太陽陽明少陽主熱。太陰少陰厥陰主寒。窮陰陽變化之理。而立規則於万世之下。乃古今醫人尊奉仲景氏。俎而豆之。如儒門仰仲尼。釋門崇釋迦。其功亦可謂不在於禹之下也。清徐胎靈曰。傷寒論者。救誤之書。可謂卓見妙言矣。醫家誤汗下。臨時處變之方。與照病配方之書異焉。可不仰乎。明喻嘉言論溫疫曰。邪氣自口鼻入。直行中道。流布三焦。吳又可奉其說著溫疫論。言傷寒少而不傳。

涼溫疫多而傳染。其邪一種雜氣。不與傷寒同焉。按此說似不領傷寒論之本意。然有所發明於傷寒陽明症。則稱為羽翼張氏之骨亦可矣。陶節庵著傷寒六骨言。古方不宜於今人。依古方加減藥材。亦不解張氏之旨也。但可取者亦不無矣。清璐玉著醫通。其緒論曰。春時天令不正。則濁氣鬱蒸。冬時伏氣發動。則其氣最有毒。正氣虛乏者感焉。又曰。其症渾身壯熱。昏昏不爽。遞相傳染。按毒氣所布。自有厚薄。以故一村中。南閭戶病。而北閭則不感。東隣傳之。而西隣則不染。或止一患者。而不延染。亦有焉。其所傳染者。喻氏所謂邪氣自口鼻入也。吳氏主張之言。邪著募

疫溫疫三名一種。然其原少異。又小品方言。傷寒者雅辭。天行溫疫野語。其實異之。素問曰。熱病者。傷寒之類。夫言類則其異可知也。熱病論雖立六經論之。專主熱已。傷寒論則太陽陽明少陽主熱。太陰少陰厥陰主寒。窮陰陽變化之理。而立規則於万世之下。乃古今醫人尊奉仲景氏。俎而豆之。如儒門仰仲尼。釋門崇釋迦。其功亦可謂不在於禹之下也。清徐胎靈曰。傷寒論者。救誤之書。可謂卓見妙言矣。醫家誤汗下。臨時處變之方。與照病配方之書異焉。可不仰乎。明喻嘉言論溫疫曰。邪氣自口鼻入。直行中道。流布三焦。吳又可奉其說著溫疫論。言傷寒少而不傳。

深溫疫多而傳染。其邪一種雜氣。不與傷寒同焉。按此說似不領傷寒論之本意。然有所發明於傷寒陽明症。則稱為羽翼張氏之骨亦可矣。陶節庵著傷寒六骨言。古方不宜於今人。依古方加減藥材。亦不解張氏之旨也。但可取者亦不無矣。清璐玉著醫通。其緒論曰。春時天令不正。則濁氣鬱蒸。冬時伏氣發動。則其氣最有毒。正氣虛乏者感焉。又曰。其症渾身壯熱。昏昏不爽。遞相傳染。按毒氣所布。自有厚薄。以故一村中。南閭戶病。而北閭則不感。東隣傳之。而西隣則不染。或止一患者。而不延染。亦有焉。其所傳染者。喻氏所謂邪氣自口鼻入也。吳氏主張之。言邪著募

原。因製達原飲。按募原出于素問瘧論曰。內薄五臟。橫連募原。其道遠。其氣深。王冰注云。募原謂鬲募原系。依西說。則膈膜橫於胸腹之間。從呼吸低昂。腹部諸臟爲之扇動。各運化機。其膜前高而附胸部。後岐而下附於背椎骨尾。與腰椎骨頭。謂之鬲募原系。予謂吳氏認募原爲半表半裏之地位。其說是也。但別製方者。不過於建幟表門之所爲也。吾道三氏曰。用小柴胡湯不解。用九味清脾湯取功。此湯有草萊厚朴。似達原飲。何必別製之爲。後漢建安前後。疫邪行於天下。人多死。仲景氏出而救之。因著傷寒論。及金疫大行。有用張氏之方不治者。東垣氏出而救之。有

所發明。製補中益氣湯。因著辨惑論。然則應時救病。從症處方。功存乎其人。不可不省焉也。外臺秘要蠶甲湯。合製寒熱藥材。以治天行病。壽世保元湯亦然。吾香川氏用益氣加附子湯治傷寒。近來原氏合小柴胡四逆。稱柴逆湯得効。名家手段。不守株膠柱者。可想焉。凡人手摩鏡面。則鏡必生暈。人身蒸氣外達。可以知焉。身受打擊。則必生腫生熱。閉發氣也。感乎邪則而必生熱。頭頸強。骨節疼。可見蒸氣爲邪閉塞焉。乃用藥發汗。邪氣從除。雖汗出不除。則入肺而發咳。下胃而心下痞。感胃不過如此已。王叔和曰。冬感寒氣者。謂之心傷寒。至春病者。謂之溫病。

雖受邪之原出乎一途。患者之狀差異焉。溫病之初發熱不惡寒。渴無汗。傷寒之初發熱惡寒者。有汗不渴。初起病狀之別如此。傷寒既及陽明症。邪氣漸深。則其狀不能與溫病復差別也。醫通於傷寒論中。鈔溫病之証。別為一篇。後世所行之疫。大抵熱症居多。吳氏所發明者。蓋亦在此矣。內經曰。頭面者。諸陽所會也。然頭常露而邪氣自口鼻入。以故人受邪則頭項先強。邪氣侵入。與正氣戰。是所以為惡寒也。邪氣遂勝。入血脉則脈浮數洪大。血被邪濁。所以小便為赤色也。既而正氣壓伏。不得外達。於是汗亦不得出。是為太陽病。麻黃葛根大青竜湯主之。用劑發汗。猶

不能去之。邪遂下胸部。則發胸滿胸痛胸脇苦滿寒熱往來等狀。是為小大柴胡及瀉心諸湯。大小陷胸湯所主。邪氣更深。遂入腸胃。則手足渾渾汗出。發潮熱。大小承氣調胃承氣湯主之。且併照溫疫論應証處方。而猶不見功矣。於是乎。邪陷陰位。而或為少陰証。或為太陰証。或為錯雜厥陰証。危險極矣。為醫者。更考之於天之旱澇。歲之豐凶。人之虛實。乃以因時制宜。應變于無窮。則其庶幾乎不然。則豈足以言醫也哉。

虎烈亞病考

今村亮著

虎烈亞病考

串戶 卯
石井德隆 合校

虎烈亞者。西人所名也。未詳其義。或云膽汁流溢之義。或云腸胃涸竭之義。因以為吐瀉病名。初起于印土。忽傳播東西。殆遍于世界云。安政戊午。夏秋間。始流入我邦。其夏霖雨連旬。礎壁皆濕。衣服盡黥。衆大怪焉。至初秋中旬。告熱如燔。吐瀉大行。急者死。不回踵。緩者猶不出數日。闔戶殆莫不感染者。斃者比比相連。甚至於不能辨棺擲。

衣衾蓋惡穢之氣。上溷蒼穹清爽之氣。下敗水土產生之氣。而所致也。可謂生民一大厄矣。是歲東都斃者二萬八千四百餘人。而來無歲無之。文久三年壬戌。又復熾行。與麻疹併病。死亡者倍戊午之秋。時醫狼狽不知所出。或謂陰陽乖錯之祟。或謂江溝蒸發之毒。或為番沙霍亂之類。或為瘴癘毒霧之所致。其說紛紛無審其病源者。以故有濫投辛溫者。有漫與寒涼者。有用放刮熨蒸者。率扣盤捫燭之徒焉耳。宜哉。當時不能救之。比比相斃。其生者百無一二。余於是博閱諸書。講究治方。斷然以疫名之。據外臺所謂病之流行者為疫之義。竊為之說曰。凡病之來。係于風氣變遷。故有古無而今有者。有今有而古無者。不

可以常數論也。而此病因天地間一癘氣而生者也。故颯然發於海濱。忽然起於山陬。或于都府。或于村落。無所不生。方其初起也。有因人傳者。有因風傳者。人傳則傳自衣服。氣汗便溺。風傳則雖絕海殊域。猶無所不傳。其感染者。不論老少男女。大概多于困倦飢餓五內不調者。以地言之。熱國為多。以節言之。暑月為多。加之方今互市盛行。蠻船夷舶輻湊于五港。其載病來亦未可知也。西說云。是毒初起于病者。糞溺而能感觸于人。若與半腐動物相混。則其猖獗之勢更甚矣。是說似有理。然以今觀之。則係大氣中一種之毒。氣不可疑。何唯生於廁中而已哉。爰舉一例證之。葛西砂村等之農民。以掃淨府下之圍坑為其業者。不下二千餘戶。日擔穢糞堆糞。搬運諸郊外。然比之于都人。感染是病者甚少。若以西說為信。豈有如此乎。其非生于糞溺中者。

也。可知安政以降。余所親療。每歲不下數十人。就其所經驗。察其症。則其邪不必從表入。又不涉形層。往往似從口鼻而入腸胃者。以故腸胃為之所推蕩。運行忽反。蟄下注為暴瀉。上奔為嘔吐。其所下之水。如米泔水。又如海藻汁。二三行後不可抑止。為建瓴之勢。須臾又發嘔吐。翻出腸胃水氣。是不啻腸胃并血中之水氣。盡榨入腸胃。以為吐瀉之原。是以津液缺乏。血液濃厚。微絲血管不得運行。面色青慘。眼胞肉脫。鼻尖聳立。額上汗出。舌縮聲啞。唇口乾燥。筋轉口冷。爪青。體厥。煩躁悶亂。其脉或細或伏。或冷汗如流。或喘鳴短息。或熱悶。或体痛。或肉色紫黑。或精神衰亡。或

胸膈苦澁。或煩渴貪飲。又有嘔止下絕而死者。均之到底不免死。唯有緩急之異耳。其或差者。一二日後吐下稍歇。即發大熱。舌上黑燥。小便自適。厥漸復。若其發噦逆。心下痞塞。不欲飲食。夢寐妄語。精氣不振者。雖經數日亦死。其症稍緩者。照症施劑則愈。若緩慢失期。病勢已進。見脫候者不可救也。若吐瀉止。脉出厥回。小便漸利。便色漸黃者。為將愈之徵矣。治之之法。發汗為上。清解次之。阻遏又次也。方其初發。少見下痢之兆。則宜從事發汗。用葛根加朮湯。可溫覆取汗。發汗透徹則邪退而解。縱發吐必不至其甚。若有嘔者。宜倍加半夏生姜。其他大小柴胡。三瀉心。三

承氣理中。四逆。吳茱萸。石膏。宜各隨其症而施用之焉。但其初慎不可用止瀉之方。阿片及叔歛之劑。用之則雖瀉即止而腸胃為之不和。轉生他疾。多致不起。宜先審寒熱虛實。以應無窮之變矣。以不拘于形似之末而愆時機為要矣。宜哉。時醫錯愕狼狽。失其所置。是無他以坐不究其病理為何耳。余又謂此疾迅速如風雨驟至。疾雷不及掩耳。不可一刻失治也。雖然其中亦有不及藥而死者。又有雖服藥吐而不納者。故雖有神丹之妙。不能如之何。往往束手待斃。豈非憫然哉。因思方其流行之際。莫如攝生而避之。如醫藥特筌蹄耳。若能行豫防之法。而修養其身。則假令染

其病亦不至於太甚。且易治矣。其法宜淨居室。潔衣服。使室內疏通空氣。宜食養胃易化物。必勿放食。勿忍飢渴。宜節飲食。勿食醃藏諸物。勿食未熟果菜。宜時時運動。以流通血氣。勿煩勞精神。疲用身體。勿縱房慾。又深夜昧爽。勿犯雨露而出行。如夜卧不鎖窗戶。薄衣睡眠。及露卧水邊。居處污穢之地等。最所宜禁。此疾易行於諸港津渡。勿猥接蠻客舟夫。勿上於衆人所上之廁。右每件宜謹守。勿犯。若腹中覺異候。或微下利。宜速就醫治。勿妄服劇藥。自招危殆。茲所舉者。殊大畧耳。明治十年。府廳布令。設病院於空曠之地。而遷病者。令防其傳染。又諭府下。使灌綠礬於

圖中以消臭氣官之注意。可謂至矣。如夫避邪之法。既見于石黑氏著書中。今又不贅焉。

點自若之物為
任是唯將年分此民
而隨所為則點法在
之機亦應有之培生焉
枯木狂言再言也

天公好為波日變新
 海內也信信何人
 漢之官之官信生術
 未向西洋云州津
 了麓



書三病考後

中風傷寒虎列刺三病。醫人不可不最審其考究也。
 三病皆是難症。若由杜撰說。而猥下其方劑。輕者可
 重。生者亦可斃。審究其病源。而早施其救術。重者可
 輕。死者亦可起。要非經多年之實驗者。未可論三病
 之救方也。吾師了菴先生。學涉古今。智明遠近。迅以
 國手鳴矣。今由其實測。而著三病考論。欲以導迷五
 里霧中之後生。如其所論。亦未必不中方今之習弊。
 其說之新。其術之精。宜就本書而知也。又何要贅言
 乎。殊如虎列刺病。者破西人誤見。而更述未發之新

考其說鑿々皆有證焉。後生由之而學。蓋可莫大過也。嗚呼。如吾師其人。非獨醫病者。謂醫醫人亦可非溢美矣。謹書一言于卷末。以告世之同學云。

明治十一年嘉平月下澣

受業

串戶卯

了菴今邨先生著述目錄

傷寒論私考

八卷

金匱雜題

三卷

溫疫論訂正

二卷

醫殼

二卷

腳氣鈎要

二卷

腳氣新論

一卷

癰疾新編

二卷

醫事啓源

一卷

醫案類編

八卷

藥能考

四卷

虎列刺病方論

一卷

醫事問答

一卷

杏林餘興

水朝名醫部

一卷

續杏林餘興

漢土名醫部

一卷

鍼灸指掌

一卷

了菴文鈔

三卷

以上數部。係我師了菴先生所撰。先生學識精詣。能

發先人所未發。其說多出於實測。鑿々乎有證。爲非徒假文辭而修飾之者也。而其著書各有專主。索其意之所主而讀之。則其說之佳惡醇疵。躍々然見于紙上。抑師家之著。未必盡於此。其術之精。未必止於此。要之可爲後學模範者。不外於斯書。將漸次開雕以布于世。焉未必不無小補云。

受業

石橋

三浦
雄謹誌

明治十二年一月卅一日版權免許
同十二年二月三日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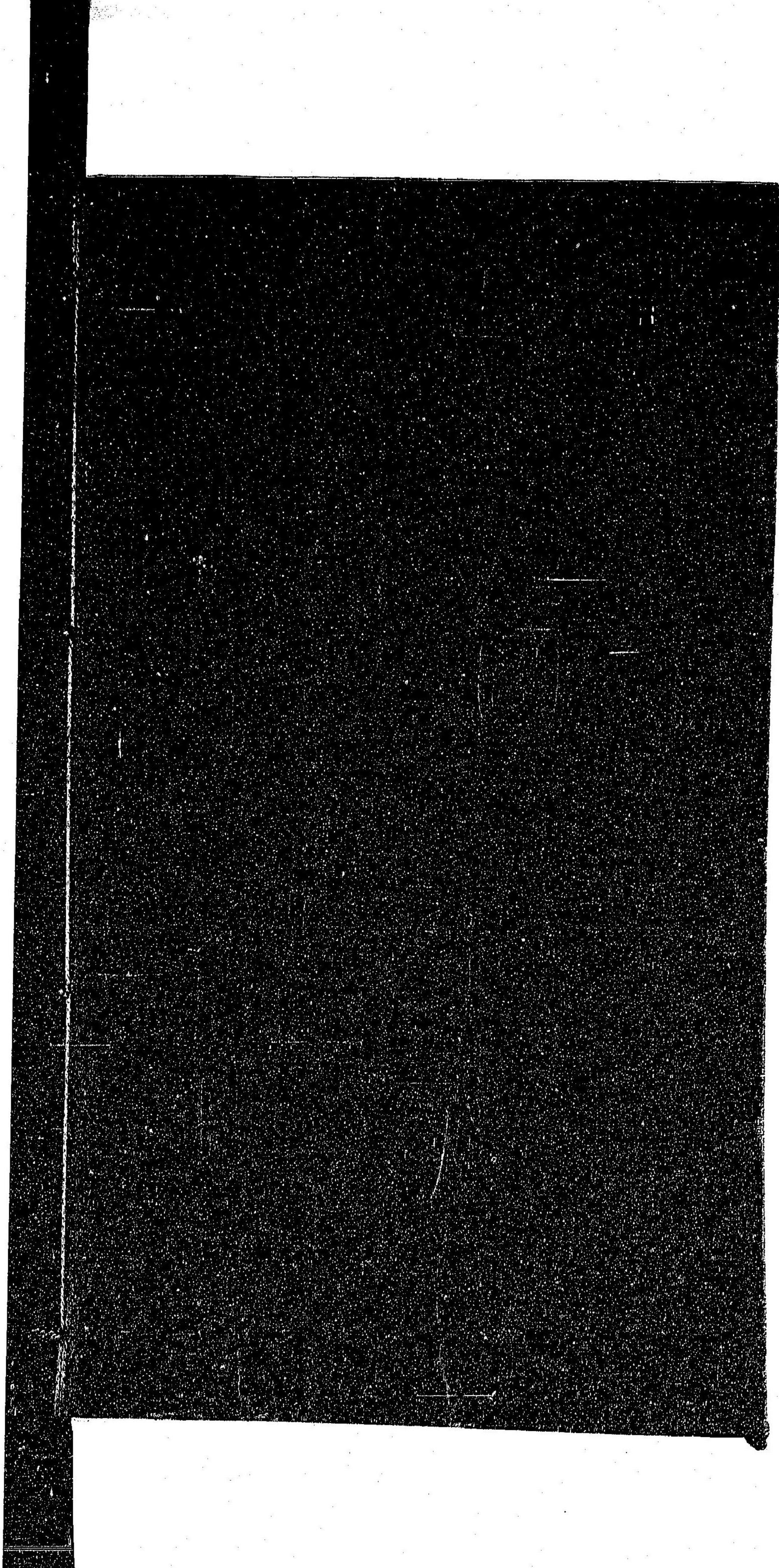
定價拾五錢

著述人
出版人

東京日本橋區
通二丁目九番地

今村亮

6
21



6

21

058624-000-4

6-21

三病考

今村 亮/著

M12

CBC-0148

